

张稼文 著

我是

我从未遇到的

人

26

● 云南美术出版社

I227.1:I26

Z32

张稼文 著

我是

我从未遇到的人

赠书

校外
张稼文



A0829598

未来感伤主义

园中有许多艳美的花，我们不可能不错过某一朵。

即使今天我能采得这园中所有艳美的花，
却终不及明天的人们
随意采下的任何一朵……

虽然我寻欢作乐，虽然我喧哗放浪。

1989年2月

他

我见过他独自一人在寒崖上行走。风已使那些岩石变形。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孤独使得他另辟蹊径？

但直觉又告诉我：他并没有远走高飞，而且可能就在我身边，在我们中间。他只是另换了一付行头，其实还仍然与我们一起饮酒作乐、鼓腹而歌，或者一道哀叹霉运。

但我们中的谁是他，或者他的面具？

我感到不安。或许，作为事实上潜伏的旁观者，他可能更容易得到我们苦苦梦夺的美，或美的信物、或美的幻像……

他隐藏着伤口，所以我无法辨出他来？

1992年1月28日

钟

一只小钟,我觉得它是这庞大屋宅的心脏

击落五月的花瓣,也沉沉地压迫着我,也在
肢解着我的睡眠。我要拆开它

至少,一个女人可能葬在这里

而此前她可能是被囚在这只钟里
而起初,她可能只是想隐蔽在这只钟里和
我捉迷藏

1994年10月

风中枝头

离我灵魂最近的，一定是树。它温暖地囚
于两瓣果实之间，
一瓣是火焰，一瓣是泥土。

今天我回望那风中的枝头，却只见一只只
腐烂的鸟。

1988年1月17日

芦苇闪烁

芦苇是最后的月光，
很短的几节。

夏夜风来了。无根的芦苇是最后的月光，
很短的几节，如白色试管。

脆弱的几节，几节白茎，
或一张张苍白的脸。

很短的几节，这残零的手指，
随这夏夜风摇荡吧。

1989年6月

白 塔

我堵住耳朵，我听见猫头鹰在古怪地啼鸣——哦，又像是谁在敲一座落了灰尘的钟。只不过仅仅让我一人听到了。

我闭上眼睛，我看见我正独自用一些散乱的黑乎乎的石头砌一座塔。

那塔是雪白的。

1995年3月

玫瑰与飞鸟

马蒂斯要画一朵玫瑰，没有比画一朵玫瑰更难的事了。海明威打下了一只鸟，这跟打遍天下所有的飞鸟是一回事。

马蒂斯要忘掉他以前画过的所有玫瑰，海明威打鸟的快乐不会与我们不同。

1995年4月30日

欲 望

一只鹿，绝对不情愿横穿过高速公路。
就如城市的欲望绝不止于高速公路。

如果它抵达森林，我们就要失去森林；如果它载着我穿过森林到达我梦回百次的故乡，我就可能失去故乡。

现在，在这条路尚不太远的终点，人们在修砌加油站。

1996年7月2日

荞麦花

不久前，我徒步经过村庄。那是一个雨夜，
我看见电光，轻轻地掀开春天的短裙。

雪一样的。那是荞麦花，在湿柔地、顽强地
开。

我没有停留。但莫名地，我觉着僵枯的体
内，血液或什么的涌如风暴。

1991年3月2日

雨 后

矮树丛中有一只鸟在鸣啼但也可能是一只野鸡在鸣啼。

光影窜动,也是因为它的羽毛能够在那些小小枝柯的很小的空隙间穿飞?

1996年6月

火把花

像蛋糕上的火焰：在滇西故乡，火把花总会
照亮我们苍白的脸。

也像今下午环城路口那场车祸的颜色，我
因此才记起了遥远乡间的火把花。

1990 年火把节

牧 墟

一本旧书中藏匿着一片羊齿状的草叶而那位用眼睛说话用牧鞭唱歌的哑女却再没见她沿一齿齿的石板路在傍晚时回来。

我在油盏下一遍遍读那本书牙都快嚼碎了而那片黄的叶子能燃出金色的火苗幻生出一些雾融融的幽暝的气息。

1987年11月13日

墙

沿着墙根，你边走边读一封长信——或者
是一遍复一遍地读那封信。

所以你走不出这扇墙。

绵延的墙似一面失败的旗帜，正悄悄地坍塌：
像一个圆圈正在裹住你。

而你浑然不知。

所以你走不出这扇墙。

这时，一棵青青的白果树，从墙头那边一次次
伸过手来——你也浑然不知？你还捏着那几
张枯叶。

所以你走不出这扇墙。

1985年6月

在红河边

在红河边，在蛮耗，我遇上一个姑娘。我凑上去与她搭话：“船还没来？”

“你等船吗？”她反问。

在我们身边，还有那彼岸，遍野遍坡荫绿的芭蕉林在风中像土匪一样喧响。

“你等船吗？”她说，“你渡河吧我不渡，我要等我的朋友。”

在我的心头，遍野遍坡都是土匪……噢，疯狂的芭蕉林。

我看见河水中的盐开始爬上她的足踝和她的身体，盐开始沉入她的面庞。

“你等船吗？”她说。
河岸流逝。

1990年1月